

世尊牝牛弟子犢

——談談《大般涅槃經·壽命品》中一喻

／高明道

十年前（2009年），美國籍的佛學教授 John Powers 發表了一部討論印度佛教男性觀的專書，以《男子中的「牝牛」》為題¹，引起不少回應²，然而大概礙於該著論述範疇，不管是 Powers 氏的著作本身抑或其他學者書評，都未提及釋氏的契經裡不僅用「公牛」來比況如來，也有地方把佛譬喻成母牛。在此則擬藉大乘《大般涅槃經》略舉一例。該修多羅《壽命品》載有十分精彩的閻鈍國王醫師喻³，描繪一位醫術精湛的好大夫（所謂的「明醫」）如何善巧取代魯鈍國王原來完全信任的昏庸醫師（即「舊醫」）。其中有一段文字陳述明醫為國王分析：拿來當藥用的牛奶可以有害，也可以有利，就看它是怎麼樣的乳汁⁴：

是乳藥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云何是乳復名「甘露」？若是牝牛⁵不食酒糟、滑草⁶、麥麩⁷，其犢調善；放牧之處不在高原，亦不下濕；飲以清流，不令馳走，不與特牛同共一群，飲餒調適⁸，行住得所，如是乳者，能除諸病。是則名為『甘露妙藥』。除是乳已，其餘一切，皆名「毒害」。⁹

《大般涅槃經》分成「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的原譯本（「北本」）和「宋代沙門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的修訂本（「南本」）兩種樣貌，內容大同小異。就上引段落論，兩本只有二處有出入，即北本的「牝牛」、「飲餒」，南本改為「乳牛」與「飲食」。至於明醫講解給愚王聽的道理，中國佛教文獻中現存最古老的注釋——南朝梁寶亮等所集《〈大般涅槃經〉集解》——引道生跟僧亮兩位古德¹⁰的說法，闡釋同一物體何以

一時成藥，一時為毒。前者說：「投非其病，則成毒害也。」後者認為：「用得其所，投中其病，是為甘露；不，則為毒。」¹¹意思顯而易見，且經文裡接著將譬喻跟法義串連起來，說¹²：

汝等比丘當知：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亦復如是：為大醫王，出現於世，降伏一切外道邪醫，諸王眾中唱如是言：「我為醫王！」欲伏外道，故唱是言：「無我，無人、眾生、壽命、養育、知見、作者、受者。」……是故如來於佛法中唱言「無我」。為調眾生故，為知時故，說是「無我」。有因緣故，亦說「有我」，如彼良醫善知於乳是藥非藥，非如凡夫所計「吾我」。……如來說「我」，悉不如是。是故說言：「諸法無我實非無我。」何者是「我」？若法是實，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變易者，是名為「我」。如彼大醫善解乳藥，如來亦爾：為眾生故，說諸法中真實有「我」。

那麼，經文既然具體表示喻中的明醫等同佛陀，怎麼還主張譬喻裡談到的牝牛同樣指如來？其實，這是古德提出的一種理解。先看看《〈大般涅槃經〉集解》在「云何是藥復名『甘露』？若是乳牛不食酒糟、滑草、麥麩」下引早期的注釋家法瑤¹³說：「『牛』者，譬佛、菩薩也。既以乳譬常教，今以乳從牛出，是則常教由佛、菩薩說也。」¹⁴當然，此見解有點突兀，因為經文本身都沒有談到菩薩，而且菩薩說法的能力照理跟善逝差一截。¹⁵所以也難怪「隋章安〔灌〕頂

法師撰、唐天台沙門湛然再治」的《〈大般涅槃經〉疏》在轉述「舊解」時，約略加以調整，刪除「菩薩」二字，表示：「本明於乳而言『牛』者，欲明乳從牛出，譬教是佛說。」¹⁶這算對前人之說進行一番合理化。不過《〈大般涅槃經〉疏》接著提出的看法，在現傳古注中倒是找不到任何根據：「此言『牛』者，為犢子時，不食酒糟等；後成大牛，其乳則善。譬為菩薩時已不起斷、常¹⁷，果時多德。」¹⁸此解讀的標點必須是「若是牯牛，不食酒糟、滑草、麥麩，其犢調善」，把「若是牯牛」當作主題，同時以「其」為修飾主語「犢」的指示代名詞，質言之，「犢」跟「牯牛」指同一心相續，前者比況因地的菩薩，後者譬喻果位的佛陀。這樣的理解似乎古今中外獨一無二，不過一點說服力都沒有。

所謂古今中外，古、中的部分，梁朝《〈大般涅槃經〉集解》「其犢調善」下唯列出古德說是：「僧亮曰：『受化弟子善能問難，能使真我之旨顯而不謬。』」¹⁹這非常有意思，將「犢」視為跟世尊學習、具有本事的弟子——他們懂得透過銳利的問題讓「真我」這樣特殊教法的精髓得以清楚、無誤的面貌呈現！到了隋代，天台沙門灌頂所撰《〈大般涅槃經〉玄義》說明：在印度，「乳」是教法的通稱，所以外道、二乘乃至菩薩，都有「教乳」。²⁰最圓滿的是「佛教乳者，究竟真實。如《經》：其犢調善，不馳不住；不處高原，亦不下濕；不食酒糟、麥麩、滑草；不與特牛同共一群，故其乳多德，最為第一。正顯《涅槃》之教是最上乳也。」²¹一方面襯托出《涅槃經》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字裡行間把與《涅槃經》教法相應的菩薩看成特別的犢子。隋唐的《〈大般涅槃經〉疏》，則不管是舊解的「次『其犢調善』下，第二事，明復有善好眷屬、放牧之處」²²還

是「今釋」的「『其犢調善』者，得中道理，柔和善順」²³，無論是就眷屬的特質抑或就其成就來論，所指的無非是最高法器。當然，這邊的「中道」是站在天台宗的立場說的，正如「唐天台沙門湛然釋」《〈妙法蓮華經玄義〉釋籤》中「其犢調善」下的雙行夾注所云：「不馳空，不驟有。」²⁴至於今、外，英文譯者都不認為「牯牛」和「犢」講同一個眾生，如 Yamamoto/Page 譯本的 “If you milking cow has not taken the lees, the slippery grass and the wheat refuse, and if the calf fares well, and if the cow was not grazed ...”²⁵，或如 Blum 譯本的 “If a cow does not eat wine dregs, slimy grass, or wheat tailings, her calves will be strong. If her pastures are neither ...”²⁶。即使是 Patton/Breaux 譯本的 “If a mother cow does not eat wine dregs, loose grass, or barley, its calf will not tame well. In the place that it is set to pasture it ...”²⁷，雖然把犢子的狀況說得十分顛倒——「其犢調善」竟然變成 “its calf will not tame well”——，但仍主張母牛跟小牛不同。從「母牛的乳汁養育犢牛」正如「佛陀以殊勝的教法度化菩薩」，容易體會到：佛經譬喻中的如來除了牯牛外也很自然可以當牯牛。²⁸

1 • 即 John Powers 著 *A Bull of a Man: Images of Masculinity, Sex, and the Body in Indian Buddh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惟工新聞」曾將此書書名譯作「《男人的公牛》」，殊不知英語原文的措辭是雙關語，背後有 “narāṣabha/puruṣāṣabha” 兩個梵語詞（參 Powers 著第 424 頁）。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於「2016-05-14」將「惟工新聞」的譯文公布在網路上時，題為《眾生真的平等？佛教不為人知的厭棄女性一面》（<<https://www.civilmedi>

- a.tw/archives/47720>, 29.5.2019), 與原著的 *Why is Ram misogynist, but not the Buddha?* (見原作者 Devdutt Pattanaik 網站 <<https://devdutt.com/articles/indian-mythology/ramayana/why-is-ram-misogynist-but-not-the-buddha.html>>, 29.5.2019) 有天壤之別。
2. 單就正式的英文書評來論，至少有 Eugen Ciurtin、Alice Collett、Jani de Silva、Guang Xing、Bjorn Krondorfer、Amy Paris Langenberg、Susanne Mrozik、Richard Nance、Douglas Osto、Vanessa Sasson、Jarrod L. Whitaker 等十餘篇（分別收錄於 *Bulletin d'études indiennes*, No. 28-29 [2010-2011] 第 339-368 頁、*Buddhist Studies Review*, Vol. 27, No. 1 [2010] 第 115-117 頁、*Men and Masculinities*, vol. 14, issue 4 [2010] 第 513-516 頁、*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5, Issue 4 [2010] 第 1133-1134 頁、*Journal of Men, Masculinities and Spirituality*, Vol. 4, No. 1、*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9, No. 3 [2010] 第 950-952 頁、*H-Buddhism, H-Net Reviews* [2010] [<http://www.h-net.org/reviews/showrev.php?id=25536>], 28.5.2019]、*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 91, No. 2 [2011] 第 282-284 頁、*Religion*, Vol. 41, No. 2 [2011] 第 290-294 頁、*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Volume 18 [2011] 第 65-70 頁、*Indo-Iranian Journal*, Vol. 53, No. 2 [2010] 第 165-169 頁)。
3. 參見 T 12.374 (《涅槃經》北本) 378 a 17-379 a 5、T 1.375 (《涅槃經》南本) 617 c 20-618 c 11。在「東晉平陽沙門法顯譯」的同本異譯《大般泥洹經·哀歎品》裡，對等的地方見 T 12.376.862 b 24-863 a 16。
4. 見 T 12.374.378 c 3-9、375.618 b 7-14。《大般泥洹經》中相當的文字見 T 12.376.862 c 18-21：「當知：乳藥有能殺人，亦不殺人。不殺人者，養乳牛時，放在曠野無毒草處，擇水而飲；不加杖捶，出入以時；搆彼乳時，泡沫不起。當知：此乳救一切病，為不死藥。」據《大正藏》勘勘注，「有能」的「有」，日本神護景雲年間（767-770 年）寫、孝謙天皇御願的《聖語藏·景雲經》八一號作「能」，《舊宋》、《宋》、《元》、《明》諸藏作「亦」；「人者」的「者」字後，《舊宋》、《宋》、《元》、《明》四藏有「彼」字；「搆彼」的「搆」，《明藏》作「？」。
5. 「牝牛」，參唐「翻經沙門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第五十三《起世因本經》音義：「牝牛：上音『字』。《文字釋要》云：『凡牛羊之雌者曰『牝』。』《說文關字鏡》云：『牝牛也。形聲字也。』」卷第三十六《掬咽耶亶怛囉經》音義：「牝牛并犢：上音『字』，即母牛也；下音『獨』，其子牛，必須毛色相似者為上。」分別見 T 54.2128.659 b 12、546 a 10。
6. 「翻經沙門玄應撰」《一切經音義》第二十四注釋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第九《分別世品》第三之二「睽末梨汁，用塗其手」（T 29.1558.48 a 1-2）中「睽末梨」，說：「滑草也。用之洗手，甚滑澤也。」（見 C 57.1163.114 b 11-12。）問題是：無論玄奘的「睽末梨汁，用……」還是同本異譯——「陳天竺三藏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及睽摩梨滑汁用以塗手」（T 29.1559.204 c 22-23）中「睽摩梨滑汁用以……」，其梵語原文對等處作“śālmālīkal-kenānyena”（參張雪杉編 *Ab-*

hidharmakoša [<<http://blog.udn.com/agantuka/16727271>>, 5.6.2019])，而“*śālmālī*”指的是一種樹木，並非草（參 *Bombax ceiba* L. [<http://iu.ff.cuni.cz/pandan_us/database/details.php?id=281&enc=utf&sort=ka&display=1000&lat=&skt=o&pkt=&hin=&ben=&tam=&mal=&eng=&start=0>, 5.6.2019])。

- 7·玄應《音義》卷第二注《大涅槃經》第三「麥麩」，說：「夷職反。麥糠也。案：諸書所無，唯《趙書》有人姓姚名麩，作此字。」（見 C 56.1163.834 a 18-19。）此說另見唐「天台沙門行滿集」《〈涅槃經疏〉私記》，「麥麩」下雙行夾注標音「夷職反」，然後解釋說：「麥糠也。按：諸書所無。唯《趙書》有人姓姚名麩，作此字耳。」（見 X 37.660.34 b 9-10。）慧琳《音義》曾批判性地改寫過這筆資料（參 T 54.2128.466 c 22），不過其現傳本——包括斟訂本，如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中冊第 935 頁——均頗為可疑。進一步呈現慧琳《音義》不乏各種瑕疵的是：在卷第五十九注《四分律》第十六卷的「掃麩」，認為「麩」：「音『翼』。麥糠也。唯《晉陽春秋》有人姓姚名麩，作此字。諸書所無也。」完全沿用玄應《音義》卷第十四之說！（分別見 T 54.2128.701 c 15、C 56.1163.1029 a 13-14。）「麥麩」另見於慧琳《音義》卷第五十三注《起世因本經》第四卷，說：「麥麩：音『弋』。《文字集略》云：『麩，麥皮也。』《說文》從『麥』，『弋』聲。」（見 T 54.2128.660 b 20。）其實，《說文》根本沒有收錄「麩」。

- 8·玄應《音義》此處注明：「飲餒：猗鳩反。餒，《說文》作『萎』，同於偽反。《廣疋》：『飲也。』」（見 C 56.1163.834 a 20-21。）慧琳把項目擴充為「飲餒調釋」，注釋：「飲，於鳩反；餒，於偽反。」（見 T 54.2128.466 c 23。）該「釋」不通。參「隋淨影寺沙門釋慧遠述」《〈大般涅槃經〉義記》依北本闡釋：「教授以時，名『飲餒調適』。」（見 T 37.1764.651 a 24-25。）另參「隋章安〔灌〕頂法師撰、唐天台沙門湛然再治」《〈大般涅槃經〉疏》根據南本解說：「『飲食調適』下，第六事。舊云：禪定之水，譬之如『飲』；智慧資糧，喻之如『食』。明定、慧二事並得所宜。又云：正以此慧方便自資，不令失所，故言『調適』。」與「舊云」相反的「今釋」，《疏》則說：「『飲食調適』者，入空為饑，出假為飽。中道不入不出，即不饑不飽。」（分別見 T 38.1767.74 a 23-27、74 b 17-18。）在梁寶亮等編《〈大般涅槃經〉集解》這部最早的注釋中，南本「飲食調適」的發揮與「行住得所」連貫：「案：道生曰：『授法不偏，為中『適』也。』僧亮曰：『「調」譬諸道品，「行住」以譬合時則說，不合則止也。』法瑤曰：『「飲」以解脫為漿，「食」以禪悅為味，「行」則為觀，「住」則為止。止、觀不失其宜，為中和之道，行住得所也。』（見 T 37.1763.409 c 12-16。）因此，版本現象之外，依古代各注釋論，慧琳的「調釋」絕對站不住腳，恐怕是「適」、「釋」在中古音發音已經一樣為「施集切」所導致的錯誤（參林尹校訂《新校正切宋本廣韻》〔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 公司，1976〕第 517.8-9 頁)。
- 9 • 南/北本兩種英文翻譯將這段看成王、醫之間的對話，如：“This milk medicine is harmful, but it is also a manna.” “How can you say that this milk is manna?” “If you milking cow ...” (見 Kosho Yamamoto 1973 年英譯、Tony Page 2007 年修訂 *The Mahayana Mahaparinirvana Sutra* [<<http://www.nirvanasutra.org.uk/>>, 31.1.2016] 第 31 頁) 或：“When milk is used as medicine, it can have the harmful effect of poison or it can have the effect of *amṛta*, an ambrosia of immortality.” [The king asked:] “When would you say that milk is something that prevents death?” [The physician answered:] “If a cow...” (見 Mark L. Blum 譯 *The Nirvana Sutra (Mahāparinirvāna-Sūtra)* Volume I [Berkeley: Bukkyo Dendo Kyokai America, Inc., 2013] 第 66 頁)，然而從各個漢譯本來看，這樣的安排並沒有必要。
- 10 • 二位法師生卒年都不甚確定，學界的態度也不一致。有關道生，最常看到的是西元 355-435 年的說法 (例如 Koichi Shinohara 著 “Animals in Medieval Chinese Biographies of Buddhist Monks” [收錄於 *Religions* 2019, 10, 348] 第 10 頁)，但也有約 360-463 年 (見 Whalen W. Lai 著 “The Origins of Ming Buddhist Schism” [收錄於 Kwang-Ching Liu、Richard Shek 合編 *Heter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第 109-137 頁] 第 109 頁)、「約三七二年—四三四」 (如劉貴傑著《竺道生思想之背景及其理論淵源》[收錄於《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12 卷第 1 期 (1983) 第 65-84 頁] 第 65 頁) 等說。至於僧亮，學者們或籠統說他是「劉宋時代的」的人物 (如廖明活著《南北朝時代的佛性學說——中國佛性思想的濫觴》[收錄於《中華佛學學報》第二十期 (2007) 第 105-137 頁] 第 117 頁)，或者判斷他活著大約是 400-468 年間 (如船山徹 [Funayama Tōru] 著 “Buddhist Theories of Bodhisattva Practice as Adopted by Daoists” [收錄於 *Cahiers d'Extrême-Asie* 20 (2011) 第 15-33 頁] 第 19 頁)，或者推理出「約 396-403 年至約 465-472 年」 (如 Jacob Holubeck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2013 年碩士論文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Dābān-nièpánjīng jijiě* 第 16 頁)。
- 11 • 參見 T 37.1763.409 b 6-7。
- 12 • 見 T 12.374.378 c 18-379 a 4、375.618 b 23-c 10。據《大正藏》勘勘注，北本「如來應」，南本作「如來應供」；北本「王眾」，南本《高麗藏》、《大正藏》、CBETA 作「四眾」；北本《高麗藏》、《大正藏》、CBETA 作「壽命」，南本《高麗藏》、《大正藏》、CBETA 作「壽者」；北本「何者是我」的「我」，《元》、《明》二藏作「實」；北本「性不變易者」，《宋藏》作「性不變者」，《舊宋》、《元》、《明》及南本作「性不變易」。
- 13 • 法瑤的年代問題，學界處理態度非一。部分作品中即使注明他人的生卒年，述及法瑤，便付之闕如 (如陳平坤《〈勝鬘寶窟〉校釋》[臺北，法鼓文化，2019] 第 23 頁)，部分只提出他活躍的時代大約為 423-462 年間 (如 Michael Radich 著 “Ideas about ‘Consciousness’ in Fifth and Sixth Century Chinese Buddhist Debates on the Survival of Death by the Spirit, and the Chinese Background to **Amalavijñāna*” [收錄於 Chen-kuo Lin、Michael Radich 合編 *A Distant Mirror: Articulating Indic Ideas in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Hamburg Buddhist

- Studies 3) (Hamburg: Hamburg University Press, 2014) 第471-512頁]第481頁)，還有提出“from c.397- 400 to 473 and 476”者（見 Holubeck 上引書同頁）。
- 14 • 見 T 37.1763.409 b 15-17。
- 15 • 當然，古代注釋中有一部講得更絕，即淨影慧遠《〈大般涅槃經〉義記》所謂「『若是牝牛』喻諸菩薩」（T 37.1764.651 a 19），「佛」，提都不提，足以說明古德在解讀或詮釋上可能持完全相反的立場。
- 16 • 參見 T 38.1767.74 a 9-10。
- 17 • 參「隋天竺三藏毘尼多流支譯」《大乘方廣總持經》：「若有菩薩為諸眾生能如實說，不起斷、常，言諸眾生定有、定無，亦不專執諸法有、無。」見 T 9.275.381 a 21-22。
- 18 • 見同上，74 a 10-12。「多德」，《〈大般涅槃經〉疏》現傳本作「多得」，茲從《〈涅槃經〉會疏》，見 X 36.659.373 b 10-12。
- 19 • 參見 T 37.1763.409 b 26-27。
- 20 • 參 T 38.1765.12 b 6-23。
- 21 • 見同上，12 b 23-26。
- 22 • 見 T 38.1767.74 a 17-18。
- 23 • 見同上，74 b 12-13。
- 24 • 見 T 33.1717.922 b 23。此句淵源於《〈大般涅槃經〉疏》今釋：「『飲以清水』者，非五欲淤泥，非無明闇濁。離此二邊，即佛性清水，不馳空真，不驟俗假。」見 T 38.1767.74 b 14-16。
- 25 • 見上引 *The Mahayana Mahaparinirvana Sutra* 第 31 頁。
- 26 • 見上引 *The Nirvana Sutra* 第 66 頁。
- 27 • 見譯 Charles Patton、Leon Breaux 修訂 *Mahaparinirvana Sutra (The Great Parinirvana Sutra-Mahayana)* (<http://www.bahaistudies.net/asma/Mahaparinirvana_Sutra-Mahayana.pdf>, 1.6.2019) 第 46 頁。
- 28 • 這個結論跟《大般涅槃經》另一母牛喻並未相互抵觸。該經北本的《壽命品》、南本的《純陀品》上都記載純陀回答文殊時說：「文殊師利！如來無有愛念之想。夫愛念者，如彼乳牛愛念其子——雖復飢渴，行求水草，若足不足，忽然還歸。諸佛·世尊無有是念，等視一切如羅睺羅。如是念者即是諸佛智慧境界。」（分別見 T 12.374.374 c 19-24、375.614 b 13-17。據《大正藏》勘勘注，「母牛」一詞，北本的《宋藏》本以及南本所有版本，都作「乳牛」。）在法顯的同本異譯《大般泥洹經》，此段作：「夫愛念者，譬如乳牛——雖復飢渴，行求水草，若足未足，忽念其子，便疾還歸。諸佛·世尊無此苦念，視一切眾生皆如一子。是智慧念諸佛境界。」（見 T 12.376.860 b 16-19。）這邊講的是佛的平等心，跟世尊用法乳把弟子養大不同，是佛典中同一物可以拿來比況不同對象的好例子。